



【行走齐鲁】

微山岛上有块『日本碑』

□赵霁

在微山岛制高点微子陵园内，有一块很平常却又很不平常的石碑，给无数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说平常，它就是块普普通通的碑石，没有古朴之感，也无显赫之处；说不平常，它又与其他石碑不同：它是一块“双面碑”，背面是张良庙里的记事碑，立于清同治年间；正面却是侵华日军为商代仁人殷微子刻的，岛上百姓称做“日本碑”，或可说是一块特殊的“抗战纪念碑”。

碑圆头，阳面刻有“殷微子之墓”五个楷书大字，左下方落款为日本“丰田部队长”，并有日文字符。虎狼一般的侵略者为什么会为中华民族先贤立碑？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背景和故事呢？

侵华日军占领我华北华东地区后，加大力量控制了津浦铁路，成为日军联结南北转运兵员物资的重要交通运输线。活跃在微山湖地区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，以微山岛为根据地，在百里铁道线上，神出鬼没打击日寇。

微山湖以烟波浩渺、气候诡谲著称，微山岛掩映于碧波绿涛之中，给人神秘幻境之感。岛距北岸最近水路3公里，陆路至津浦铁路最短处不足2公里，而距南岸江苏铜山却有20公里之多。湖上、滩涂生长着一望无际的芦苇、水草，给我抗日军民提供了天然屏障，出击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撤退却似游龙潜归大海，搅得日寇终日不得安宁。

从1939年到1942年，活跃在微山湖（今下级湖）区域的抗日游击队就有十几支之多，先后上岛的有黄河大队、铁道游击队、微山湖游

击队、运河支队、峰县大队、滕沛大队等，他们昼伏夜出，采取麻雀战、破袭战、伏击战等战法，出其不意，击其不备，扒铁路、炸桥梁、打票车、端药车……战斗结束后，游击健儿迅速撤进微山湖，那茂密的芦苇、弥漫的湖雾，仿佛就是游击队战士的保护神，鬼子进了芦苇荡如进了迷魂阵，进了天罗地网，能不魂飞魄散、晕头转向？真是“你打他，苍茫大地无踪影，他打你，神兵天降难提防。”

1941年6月，各支游击队联合一举端掉盘踞在岛上的三个日伪据点，全歼临城“鲁南剿共团”阎成田部一个营300余人。恼羞成怒的日寇，更是对我游击队恨之入骨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同年11月，日军推行第三次“强化治安运动”，“扫荡”鲁中南部地区，随即策划对微山岛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“灭绝”性报复。

1942年农历三月初七，鲁南津浦铁路沿线滕县、临城、枣庄、夏镇、韩庄等地的日伪军2500余人，向微山岛发起大规模进攻，扬言要在三五天内将抗日游击队全部消灭在岛上。狂妄的日军在大炮、机枪的掩护下，于凌晨兵分六路乘橡皮艇、木船向微山岛发起攻击，遭到了我正面游击队的顽强阻击。日寇四五次冲锋都被英勇的战士打退，鬼子伤亡惨重，水中岸边丢下一百余具尸体。上午九时许，日军仍无法登陆，便改变进攻方式，一面佯攻我正面阵地，一面迂回岛东南部吕蒙村猛攻，形成夹击之势。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，日寇攻破东南防线，此时游击队完成阻击任务，百姓已涉水向湖西转移，遂逐步后



碑面刻有“殷微子之墓”五字

撤。担任正面阵地阻击任务的是有着“猛张飞”、“黑煞神”之称的褚雅青率领的峰县大队、运河支队一大队四中队部分战士，最后被日军包围，战士大部牺牲，褚雅青身负重伤，他命令幸存的战士突围，自己留下来掩护。当大批鬼子再次拥上来，他打倒几个鬼子后饮弹自尽，壮烈殉国，微山岛重又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。

日军占领微山岛，一边唱着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鬼调，一边推行强化治安，奴役百姓，封锁、“蚕食”抗日根据地。若把微山岛比作一头跋涉的骆驼，东西山头便是其两个驼峰，而中间为一块低洼地带。占据了两个制高点，便可完全控制整个微山岛。

日军在岛上驻扎了一个小队，队长名叫丰田，曰“丰田部队”。为了达到长期占领微山岛（湖）、摧毁游击队根据地的目的，日寇便强迫微山岛及岛外沿湖周边几十个村

济南府三十年 湖山入怀佛入心

李家世居济南，李炳南的父亲李寿村信佛好施，街邻呼其“李善人”，曾与士绅一起创办灾民救济所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李炳南生于趵突泉之东的济南南券门巷北首路西李家大院，6岁时，父亲便送其入蒙馆受教，蒙馆设在正觉寺。

他一生作诗累计上万首。在济期间，他写有《九日（九月九日重阳节）登千佛山》、《过华不注山闻有杏花林》、《龙洞山红叶》和《历下亭文会》、《月夜泛明湖》及《访黑虎泉啜茗》等大量故乡山水诗。写山，有“千龕佛窟依云楼，九点烟痕落地裁”；写湖，有“扁舟泛明月，深入荷花里”，“烟水一亭杨柳暗，风骚四壁藕花开”；写泉，有“虎气蒸腾岩上观，雪满飞过渡头桥”，“钟杵泉声清泠泠，茶烟柳色澹悠悠”等。他喜爱护城河的碧波，有句曰：“泺源城边水，一曲青琉璃。下叠红板桥，上遮绿杨丝”。并有“名泉名士都潇洒”，“吾乡自古名士多”等诗句，彰显爱乡之情和一个济南人的自豪。

13岁时，他就读于趵突泉近邻的尚志书院（即尚志堂），四年后，考入山东法政学堂监狱专修科。他说：“（学堂）任教者为司法界人士，当时法界学佛者颇多，且日本法学，多半脱胎于佛学，故教授时亦讲佛学，闻之，甚有领略，较前之囫圇吞枣，截然不同味。”学堂监督庄陵兰及张志（易吾）等教员，都是留日归来，并且于儒、佛颇有造诣。民国第一任山东高等检察厅厅长张志，被誉为“齐鲁法学大师”、“慈佛厅长”；第二任厅长，乃是唯识学家梅光羲（擷芸）大士。李炳南曾回忆说：“梅擷芸先生于山东当检察厅厅长，于济南大明湖新西门南侧小仓街，组佛学社设讲座，法界同仁时去听讲，课程皆唯识，因与科学似，且余有旧底子，故闻得起劲，兴味旺然，每逢开讲必去。”

济南自古就颇得诗人青睐，有“济南自古是诗城”之说。大词人苏轼曾写道：“济南春好雪初晴，才到龙山马足轻”，清代诗人王士禛则有“郭边万户皆临水，雪后千峰半入城”的佳句。

其实，曾有一位萍踪万里的游子，总难舍故乡的云，故乡的风，故乡的悦耳泉声，并写下了大量怀念济南的诗作。他，就是在台湾妇孺皆知的慈善家、佛学大师“雪庐居士”李炳南。战乱岁月中，李炳南求学济南，出任莒县，随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奔走重庆、南京及台湾，却始终留恋着济南的诗情画意。

莒渝宁廿九年 饱尝战乱别离苦

1920年，受梅光羲厅长的派遣，李炳南赴莒县监狱先后出任管理员和典狱长。任职期间，几度兵匪围城，县长逃遁，城内秩序混乱，都是他舍生忘死，挺身而出，或率警兵弹压安抚，或偕他人缒城说敌。

在莒期间，他闻知一代高僧印光法师，在苏州办了一个弘化社，专门印赠佛书，便立即去信索取，很快就收到《学佛浅说》、《佛法导论》等小册子。读后，他对于印光法师佩服万分，遂以通信方式，皈依于印光法师，法师赐其法名“德明”。

1937年，抗战烽火四起，李炳南随孔德成南下重庆。在《济南陷落前夕南发》一诗中，他这样表达自己悲壮的心情：“河山余此夜，风雨暗平陵……忽闻吹画角，转觉气峻峻。”入川后，“日机飞渝轰炸无间宵夕，连续近四载，阖闻轰成焦土。上公两易其居，俱化灰烬。因之城乡互徙，后避入歌乐山结庐焉。”（《雪庐诗集·蜀道吟·小引》）当时，敌机不断狂轰滥炸，每当警笛响



起，李炳南即率众仆，护持孔德成及其家人紧急逃避。众人数次都是在瓦砾下爬出，得以生还。不得已，孔德成等迁至重庆歌乐山中避居，林中的几间平房被称为“猗兰别墅”。

彼时，护宝南下的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任国使馆修纂，住歌乐山云顶寺，距猗兰别墅只有三里。他经常来猗兰别墅与孔德成、李炳南、吕今山、邢蓝田、陈名豫等山东同乡论学谈文，喝酒吟诗，并与李炳南切磋佛学。王献唐后去四川南溪栗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，饯别时，李炳南赋诗四首相赠，“知交信觉客中亲，相送旗亭泪满襟”的诗句显露真情。王献唐在栗峰为之绘《雪庐图》，且作诗一首：“一杖飘然到，茆堂蹙翠螺。拈来冰雪意，貌出水云窠。此景济南有，济南今若何……”雪庐乃李炳南故里书斋之名，避寇重庆歌乐山，书斋仍沿用旧名。王献唐之画与诗，抒发了两人战火流离中对故乡的共同思念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随孔德成迁往南京。离家愈近，思念愈深。其《忆济南七二名泉》诗曰：“潇洒济南地，甘泉七二名……今饮建业水，

庄数百名劳动力，在东西山头上分别建起一座“大兵房”和一座瞭望（碉堡）塔，以遥相呼应。

西山头瞭望塔建在了微子墓旁，驻守军部队长丰田是个很懂中国文化的军人，他知道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微子的后代，更知道要长期占领中国该怎样收买人心。于是想到给先贤微子竖碑，便去距微子墓一公里的张良庙拉来一块清同治十一年功德碑，磨平背面，刻上“殷微子之墓”五个大字。丰田从张良墓取碑可谓别有用心，一是岛上不产青石，所有碑石材料都从微山湖南岸徐州铜山采来，涉百余里运到岛上；二是这个“丰田部队长”老谋深算，单立一块“日本碑”断定老百姓这关过不了，不在夜里偷偷给砸了才怪。据说当年刻字时丰田遍请岛上文人，却没有自愿写，能写会写的都躲了，无奈丰田自己搦管，写了碑名并落下自己的名字。

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，人们在拆瞭望塔的同时要砸烂这块“鬼子碑”，凿掉文字（已将上两个字凿毁），便有明事人出来说：不要凿也不要砸，留下它，留给我们的子孙，这是日军侵华的见证！“日本碑”因此被保存下来，解放后百姓拉去垫了桥，数十年来无人问津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微山湖革命老区实施经济、文化、旅游开发战略，微子陵园得以恢复修建，百姓想起这块特殊的“日本碑”，又重新运回立在微子墓园内。它像一位刻满风雨沧桑的老者，向游人讲述那段惨痛的历史，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，讲述那些可歌可泣的传奇和故事。

悠悠故乡情。”他陪衍圣公三返曲阜，只一次返济探家。战后的济南，一片萧条。“万里归来访旧邻，百家不见十家存”，“呜咽珍珠泉水畔，晚鸦排阵战秋风”。（《济垣杂兴八首》）他在《还家（四首）》中，写有“抵里情先热，升阶雨暗弹”，“流亡十年事，含混说平安”等句，流露难以抑制的深情。在济期间，恰逢重阳佳节，南券门巷就在千佛山下，南圩子门之西。他有诗描写山会景象：“菊花团紫柿丹黄，野客挑来担担霜。风帽蹇驴山上去，难逢故里度重阳。”

只身伴孔德成赴台 弘法亦在念鹈华

1949年2月，60岁的雪庐老人只身伴孔德成赴台，于台中讲经说法数十年，以“李老师”之名著称于台湾佛教界。他先后创办诸多慈善机构，筚路蓝缕四十年，经手钱财巨量，而个人生活较苦行僧犹有过之。他每天晨午两餐，一馒头一菜一汤，晚餐泡面糊半碗，率以为常。

雪庐老人孤身在台湾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，关怀家人。夏夜在孔家官邸避暑时，他与衍圣公谈起故乡济南的正觉寺，回想往事，不由吟出“流人羡煞晦时月，阙后还能再度圆”的诗句。他购得赵孟頫《鹈华秋色图》拓本，悬挂室内，日日观赏不辍，以慰乡愁。赋诗曰：“照眼双峰青似旧，羁魂省得梦中归”，“不必闻声辨乡语，料他皆是济南人”。山东同乡刘霜桥居士和济南籍书法家赵天行购得《鹈华秋色图》拓本，他亦为之题诗，有“两点烟痕堆案青，为君题罢泪飘零”等句。

雪庐居士1986年辞世，春秋九十有七。圣裔孔德成敬献挽联曰：“数万里流离倍尝甘苦与君共 五十年交谊多历艰难为我谋”。三年后，雪庐老人的灵骨回归济南故里，葬玉函山。

□魏敬群

【阅案所得】

雪庐居士的济南诗情